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五十八回 繼盛劾奸矯詔設禍

卻說海瑞領了聖旨，即日攜了眷屬，到南京赴任而去，按下不表。再說那嚴嵩等看見海瑞不在朝中，越加橫暴。此時嚴世蕃亦已回京，仍復舊職。惟王惇一人不與相濟，其餘一黨奸賊，把個朝廷弄得不成體統。嚴嵩等又在遼東開了馬市，使夷、漢互相貿易，多官不敢諫阻。又效王安石青苗錢之法。青苗錢者，以時屆青黃不接之際，農夫正值拮据，必為錢糧追呼，所以將錢借與百姓納糧，候其禾稻成熟之時，倍利償還。此法王安石行之，而民滋擾，幾不聊生。今嵩復行之，而民益敝。又將北直一帶關隘之兵將卸去，其地貼近北番，朝廷關隘被胡人占著，不計其數。邊報日急，而嵩不肯發兵相援。或謂之曰：「今邊境是被諸胡侵掠，而守將被圍甚急，朝廷不發兵往救，豈不誤事？」嵩曰：「不然，若一關將失，有人去救，以後都望人救。」

故此專意不肯發兵，致北直一帶關隘，俱被胡人侵占。

時有兵科給事中楊繼盛，恨嵩誤國，連夜修了本章，數嵩十罪。本將修起，繼盛正欲繕完，忽見燈燭風搖，火光頓滅，十指疼痛。又聞鬼泣之聲，自窗而入，黑暗之中，見其先人立於燈下，以手指其奏稿，又搖手再三。一陣陰風，倏然不見。

繼盛悟道：「莫非先人來顯靈，不許我上此本麼？」又轉念道：「食君之祿，當報君恩。嚴嵩等誤國，豈忍旁觀，默不一見言語乎？即此受誅，亦必要上此本。」乃令其子楊琪代繕，琪亦諫道：「嵩誤國，然朝廷不少大臣，曾不敢以一言劾嵩者，今父親以一給事而欲參奏宰相；況嵩乃上之心腹寵臣，今欲劾之，是猶以卵擊石也，惟大人察之！」繼盛怒道：「為臣盡忠，只知興利除弊，至於生死禍福，非所計也。」喝令楊琪急繕。

琪不得已繕之。

次早，繼盛入朝，趨班出奏嚴嵩、趙文華、張居正、嚴世蕃等欺君罔上，召鬻賣國，將本章呈上。內侍手接本章，展放龍案上。帝看，只見寫道：兵科給事中楊繼盛誠惶誠恐，謹奏為國賊欺罔，召鬻殃民，弄法壞紀，請將擬議，而肅廟廊，以安社稷事：竊見丞相嚴嵩，出身雖屬科甲，而品行實同小人。巧媚工讒，以青詞得倖。蒙皇上不次擢用，不三年而秉鈞衡。受恩既深，圖報宜殷。乃嵩不知報本，專權肆橫，擅作威福，樹黨賣官，弄法壞紀，蠹國而肥家，召鬻以殃民，無所不至。

朝廷正士惟恐去之不速，村野奸徒只憂置之不上。復庇於世蕃，無惡不作。甚至誣陷親王，玷污秀士，種種不堪，擢髮難數。廷臣畏其權勢，結舌不敢上陳。即有一二諫臣，而嵩必借以他事陷之，不致其死不休。年來言路閉塞，朝廷、村野之士，實睹而心傷，敢怒而不敢言。似此國賊專竊之日，正社稷傾危之時。臣受國恩深重，萬死不足以報高厚，敢惜微軀，袖手旁觀國家之危哉？伏乞陛下俯聽臣言，請速斬嵩等以謝天下，則天下幸甚！社稷幸甚！謹列嚴嵩十大罪於左：一宗專權肆橫，自視尊大。在京文武以及內外鎮，皆要勒取賄賂；否則誣陷。

一宗賣官鬻爵。嵩自秉鈞衡，以張居正、趙文華參用，分任吏、刑各部，以為爪牙；內外官缺，任意賄賣，門庭如市。敗壞紀綱，莫此為甚。

一宗罔上欺天。嵩貪賄賂，積贓百兆，不能悉數；建造楠木房屋，其中園亭窗隔，仿照大清宮儀式，欺罔僭越特甚。

一宗淫辱污穢。嵩選良家女子年十五以上者，藏於府第，動以千數，倍勝宮廷嬪妃，擅用御樂。

一宗擅召邊釁。嵩貪胡人賂賄，私開馬市。番、漢往來雜沓，致啟邊鄙兵端。又不奏聞，致失北直一帶關隘。

一宗忌賢妒能。內外臣工，凡有忠介者，嵩必以計陷之，致朝無正士。

一宗擅生殺。內外功臣凡有不附於己，立即指示他人，誣以重罪。如刑部侍郎胡敬岩、詹事府洗馬郭光容等，皆以忤嵩開罪，卒斃於獄。

一宗縱子行兇。伊子嚴世蕃，毫無一善，輒置之上卿。

世蕃藉勢殃毒士林，如荊州秀才胡湘東，竟受玷污，世蕃反加誣陷。致誣親王造反，可惡已甚。神人共憤，罪不容誅。

一宗圖危椒殿。嵩以甥女育為己女進於陛下，圖謀大位，致陷皇后、青宮被禁，幸蒙犀燭，幾致久幽。

一宗收括民財。嵩以貪壑未滿，效王安石青苗錢法，加之倍利，民不聊生。又縱家人嚴二等，重利放債，剝眾民脂膏。

帝覽表意頗不悅，然細察其詞，亦屬真切，乃溫語道：「卿乃一給事，擅劾大臣，無乃太過。朕姑留之，採擇而行。」繼盛謝恩而出。

帝退入後宮，令內侍召嵩人，以表示之。嵩忙俯伏奏道：「楊繼盛與臣不睦，故擅造臣十罪潛害，伏乞陛下作主。」帝道：「楊繼盛未必盡誣，然卿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，無致廷臣嘵嘵上陳，擾朕聽聞可也。」嵩泣謝道：「陛下視臣如子。」帝令退出。

嚴嵩回到府中，急召張、趙二人進府，以楊繼盛之本章示之。張居正嚇得汗流浹背，趙文華慌得目瞪口呆，二人半晌方才說得出話。嚴嵩以天子之語對張、趙二人道：「幸蒙皇上寬容，不然我等已付廷尉矣！」趙文華道：「太師當即除之，否則復生禍矣。」嵩道：「如何法兒收拾他？你當想出個妙策來。」張居正道：「為今之計，太師即可矯旨殺之，以絕將來效尤者接踵而起。」嚴嵩然之。即使人誣繼盛罪，立付廷尉。

時繼盛之子方在書房臨池，家人來報道：「老爺已被廷尉執去。探道是因前日之表所致，嵩要斬草除根，少爺在所不免，可早為計。」琪歎曰：「破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？」家人曰：「少爺如不肯走，旋亦被執去。」未幾日，繼盛父子皆被害於獄中，而帝實未嘗知也。

嵩既鳩殺繼盛父子，愈加凶橫。時有蘇州府知縣莫懷古，秩滿擢任光祿寺丞。莫懷古攜妾雪娘，帶僕莫成來京供職。上任後大加修飾衙門，糊壁糊窗，栽花種竹。時此有裱褙匠湯忠來與裱糊書院窗壁，恰好懷古手弄玉杯。湯忠看見異光瑩潔，白潤無瑕，在旁不勝欣羨。懷古道：「你亦好此耶？」湯忠道：「小的當日原是開古玩店的，因為落了本錢，致此改行裱褙。」

月前蒙各衙大人叫去，認識寶物，所以略知一二。今見了大老爺這一隻杯兒，不免失口稱好，果然稀世之珍也。」懷古道：「你既認得，此杯何名呢？」湯忠道：「這是『溫涼寶玉杯』又名『一捧雪』原是隋朝之物。煬帝在江都陸地行舟，有餘氏進的二隻杯，亦名『餘杯』，本是一雙。只因煬帝在龍舟之上，與蕭後飲醉，彼此把杯，偶然失手，碎了一隻。其杯斟酒在內，杯卻隨酒之色，溫涼有度，此乃罕有之物也。」懷古道：「你果然說得不差，此杯乃先人所遺，只有佳客前來，我亦未嘗露白，今你見之，亦云幸矣。」湯忠道：「小的這雙眼睛看的也不少，只是未曾見此。」

說罷，隨到上房裱褙。恰好雪娘在內，被湯忠看見，不覺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一面做活，一邊偷眼看雪娘，目不轉睛的，只管呆看。誰知裡面雪娘未曾得知，所以任他偷看一飽。

這湯裱褙暗思道：「天下間哪有這樣絕色的婦人？我老湯若得與她一沾蘭蕙之氣，勝做二品京堂了！」一肚子的胡思亂想，故意慢慢的裱糊至晚工竣，方才出來。

回到鋪中，呆呆的坐著，連飯也不去吃，即便上牀睡下。

這一晚哪裡睡得著，一味的思想計策。忽然想出一條毒計來，拍掌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」

次日來到世蕃府中，特請世蕃安。原來這湯忠每常到嚴府認識寶玩慣的，世蕃因此亦喜他。當下湯忠見了世蕃，世蕃問道：「這幾日可有什麼好玩器否？」湯忠道：「沒有什麼好的，只因昨日偶到新任光祿署中，見這位莫老爺手弄一隻『溫涼一捧雪玉杯』真是稀世之寶。」遂將此杯始末，備細對世蕃說知一遍。世蕃道：「這也容易，明日我到他那裡，與他買了就是。」湯忠道：「這恐不易，那莫老爺是個古板人，他曾說過，雖有佳客，不輕露白的，只怕他不肯呢。」世蕃道：「你可先到他家說知，若是不

允，再作理會。」

湯忠領會，急急來到莫府，以世蕃之意對懷古說明。懷古道：「此是先人之遺寶，哪肯輕易與人？這卻使不得的！」湯忠道：「不然。今日之勢論之，莫說小人得罪老爺，自不能與老爺相抗，老爺亦不能與嚴府相抗。莫若捨此杯以博嚴府之歡如何？」懷古道：「此卻不能，情願棄官不做。」湯忠道：「如今老爺可連夜另找白玉，並工做成照樣一隻送去就是了。」懷古道：「只恐怕露出馬腳來，反為不美。」湯忠道：「不妨的，老爺送杯前去，嚴府必喚小的去認，那時小的就說原物便了。」懷古道：「就煩善為我致意，容後日裝璜送去就是。容當厚報。」

湯忠道：「這個算什麼？不過要老爺好結識，解仇怨，小的何敢望報？」

湯忠告辭去了，懷古即刻選了一塊雪白羊脂美玉，喚了精工巧匠，日夕並工，趕造起來。正是：不忍丟遺物，甘教棄此官。畢竟懷古做偽杯送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